



启真·思想家

大卫·休谟传

[美]欧内斯特·C.莫斯纳 著

周保巍 译

The Life of
David Hume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The Life of
David Hume

启真·思想家



· 休谟传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卫·休谟传 / (美) 欧内斯特·C. 莫斯纳著；周保巍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10
(启真·思想家)
书名原文：The Life of David Hume
ISBN 978-7-308-17110-6

I. ①大… II. ①欧… ②周… III. ①休谟 (Hume, David 1711-1776) —传记 IV. ① B561.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63677 号

大卫·休谟传

[美] 欧内斯特·C. 莫斯纳 著 周保巍 译

责任编辑 叶 敏
装帧设计 蔡立国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制 作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47.5
字 数 798 千
版印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7110-6
定 价 1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bs.tmall.com>

1954

献给一位年轻的大卫，希望他同样绝不要对人性的尊严丧失信念。

1970

纪念一位年轻的大卫，他在一场致力于人性尊严的斗争中死去。

1979

献给我的妻子。

目 录

1980 年版序言	1
1954 年版序言	4
缩写目录及参考文献	9

第一部分 人性的研究者，1711—1744

第一章 文人	13
第二章 九泉的休谟家	16
第三章 九泉的童年	30
第四章 爱丁堡的学生时代	45
第五章 法律抑或文学？	63
第六章 学者病	78
第七章 宣泄与康复	94
第八章 法国的宁静	105
第九章 出版的焦躁	119
第十章 《人性论》	130
第十一章 《道德和政治随笔》	148

第二部分 人性的观察者，1744—1749

第十二章 学术幻影	169
第十三章 不幸的家庭教师	180
第十四章 目击叛乱	194
第十五章 一次军事突袭	206
第十六章 一次军事参访	224

第三部分 杰出的文人，1749—1763

第十七章 大展宏图	243
第十八章 休闲与欢笑	252
第十九章 爱丁堡公民	262
第二十章 《政治论衡》	280
第二十一章 教会治下的和平	297
第二十二章 反对者集结	313
第二十三章 《英国史》	331
第二十四章 《论文四篇》	352
第二十五章 教士鼓	370
第二十六章 游吟诗人和教会	390
第二十七章 苏格兰的奥古斯都时代	406
第二十八章 英格兰的冷漠	429

第四部分 世界公民，1763—1769

第二十九章 永住苏格兰?	449
第三十章 法兰西的召唤	463
第三十一章 法兰西的奉承	481
第三十二章 巴芙勒伯爵夫人	496
第三十三章 哲人们	516
第三十四章 大使秘书	531
第三十五章 让·雅克·卢梭	549
第三十六章 副国务大臣	575

第五部分 苏格兰的圣大卫，1769—1776

第三十七章 秋日的宁静	601
第三十八章 和平的侵扰者	620
第三十九章 哲人之死	632
第四十章 人性的尊严	647

附录

653	
文本补录	668
参考文献	689
索引	711

1980 年版序言

“我记得一位作者曾说过，一个人的前半生不足以写一本书，而一个人后半生也不足以修订这本书。”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休谟曾向其出版商这样写道。这句评论同样适用于眼下的这本书。在经过近 20 年的准备之后，它于 1954 年首次付梓，并于 1970 年重印，而在 20 多年之后的今天，它又以“修订和扩充版”的形式刊行于世。一本经常被人目为一锤定音的“权威之作”——这是一个被滥用之词——的书，居然在短短的 20 年间就需要“修订”，这实在不能不让人深感诧异。在准备“新版”的时候，我已充分地意识到：近年来，人们对于休谟的研究已大为繁盛。我差不多花了近两年的时间去浏览和翻阅休谟和关于休谟的新著述，并加以评估，并将那些本属于一本传记的内容纳入本书。同样，文献索引也需要更新，而大不列颠图书馆也从大英博物馆中独立出来了，因此缩写也从 BM 变成了 BL。

在其名著《休谟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David Hume*, 1941) 中，诺曼·坎普·史密斯 (Norman Kemp Smith) 注意到：“我们或可希望，有一天，某个兴趣广博、智力超群之人将探究休谟所有的智识领域和智识活动，探究作为哲学家、政治理论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文人的多重面向的休谟。休谟的哲学——作为一种心智倾向，它为自己找到了这些各异的表达方式——将首次得到充分和应有的呈现。这一天尚未到来，也没有哪位学者曾对号入座。在这里，我有一个善意的提醒：他在发愿从事这项工作时最好年岁尚轻，如果“一个人的前半生不足以写一本书”，并需要留下“后半生来校订它”的话。人们所寄予厚望的综合性休谟研究，将来或许不会以一本传记的形式出现，甚至也不会以一本思想

传记——当前的这本书就是一本思想传记——的形式出现。如果我再年轻 20 岁，甚至 15 岁，我或许会被诱惑来从事这项综合性研究（书名或可叫《大卫·休谟的心灵》），但是……

1979 年，基于当时出版业惨淡的经济状况，为了使新版得以顺利面世，不得已做了许多限制。重新排版全无可能。所以，只能对原版进行影印。我只能对原版的文字进行少许的改动，而那些较大的改动只能以“新的文字增补”的形式附于卷末。

若要列出自 1954 年以来与我联系，并向我提供建议、信息和批评指正的所有哲学家和学者的尊姓大名，人们或许有理由问：我自己都做了些什么？为了避免此种困扰和尴尬，我将只提及少许人，但对于略而不提的那些人，我诚挚的谢意和感激并不稍逊。他们是爱丁堡大学的查尔斯·P. 芬利森 (Charles P. Finlayson)、约翰·V. 普赖斯 (John V. Price)，以及已故的 D. B. 霍恩 (D. B. Horn)；德克萨斯大学的玛丽·贝克 (Mary Baker)、威廉·B. 托德 (William B. Todd) 和安妮·鲍登·托德 (Ann Bowden Todd)；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伊恩·S. 罗斯 (Ian S. Ross)；圣安德鲁斯大学的杰弗里·亨特 (Geoffrey Hunter)；耶鲁大学的詹姆斯·奥斯本 (James Osborne)；约翰·马歇尔法学院的小米歇尔·莫里斯罗 (Michael Morrisroe, Jr.)；伦敦大学帝国学院的大卫·拉斐尔 (David Raphael)；麦吉尔大学的雷蒙德·克里班斯基 (Raymond Klibansky)；土耳其安卡拉的哈斯特帕大学 (Hacettepe Universitesi) 的阿卢卡·阿诺巴 (Aruc Aruoba)；斯特拉斯堡大学的保罗·E. 查雷 (Paul. E. Chamley)；谢菲尔德大学的 P. H. 尼地狄克 (P. H. Nidditch)；牛津林纳克学院 (Linacre College) 的 R. W. 康龙 (R. W. Connon)；唐纳德·F. 海德 (Donald F. Hyde) 女士，以及唐纳德·海德和玛丽·海德图书馆 (the Donald F. and Mary Hyde Library)；苏格兰洛锡安地区委员会 (Lothian Regional Council) 的路政主管 A. S. 克罗克特 (A. S. Crockett)；苏格兰国立美术馆的邓肯·汤普森 (Duncan Thomson)；苏格兰国立图书馆的威廉·贝蒂 (William Beattie) 和艾伦·S. 贝尔 (Alan S. Bell)。最后，我要向我的妻子致以最诚挚的感激，她数十年如一日，不仅是我的最佳批评者，也是我最忠实的支持者。

刚写完上面这些话（我本打算就此搁笔的），我就收到苏格兰国立图书馆的手稿部助理艾伦·贝尔的一封来信，他提醒我务必注意：一系列以显见的休谟笔迹签名，并填有具体日期的历史笔记已被判为赝品。这些赝品的臭名昭著的所有

人便是那位亚历山大·豪兰·斯密 (Alexander Howland Smith)，一位 19 世纪后期各种历史文献的伪造者。接着，贝尔先生以其博学的派头揶揄道：“这则消息或许会影响您传记中的一些框架性和思想性的观点。”是的，确实如此。它足足花了我两个星期来拨乱反正。这还不包括极其能干的版本编辑 W. E. S. 托马斯 (W. E. S. Thomas) 女士所做的努力。同时，对于贝尔先生所主动提供的苏格兰国立图书馆及爱丁堡其他珍藏中关于休谟手稿的即时信息，我深表感谢。

欧内斯特·坎贝尔·莫斯纳 (Ernest Campbell Mossner)

奥斯汀，德克萨斯

1978 年 4 月 26 日

1954 年版序言

自从大卫·休谟 1776 年辞世，其生平故事迄今已以一本书的篇幅讲述过三次：1807 年由 T. E. 里奇（T. E. Ritchie）所讲述的，1846 年由约翰·希尔·伯顿（John Hill Burton）所讲述的，1931 年由 J. Y. T. 格雷格（J. Y. T. Greig）所讲述的。里奇的著作为伯顿内容翔实的两卷本著作所超越——它现今依然是最为翔实的休谟传记，尽管格雷格的休谟传记显然更具可读性，也更饶有兴味。詹姆斯·鲍斯维尔（James Boswell），虽然具有与休谟相熟稔这种无可估量的优势，但他并未打算写一本休谟传，此诚为憾事。而在“鲍斯维尔文稿”中间或出现的关于休谟的那些逸闻趣事，对我而言无疑大有裨益。

对于一个选择一位文人——在人们的心目中，他首先是一位思想家——作为其传主的传记作家而言，他所面对的一个棘手问题是：他将并行不悖地同时处理传主的思想及其生平事实（the external facts of life）吗？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里奇·伯顿在撰写休谟传记时所试图做的。格雷格只是在“导论”那一章论及休谟的哲学，而且还漫不经心地提醒读者：如果愿意，他们可以跳过这一章。康龙·A. A. 卢斯（Canon A. A. Luce）近来指出了这个问题，他在《贝克莱主教传》（*The Life of Bishop Berkeley*, 1949）中表达了如下的观点：“生平故事”和“思想研究”并不能“很好地融合”，因此他将尝试他所命名的“一种花开两支式的传记”（a separate life）。然而，卢斯博士也愿意承认：这一点大有商榷的余地。

尽管承认生平故事和思想研究这两者在重心上大为殊异，但我坚信：一部主要致力于智识问题的文人的传记，如果不在其思想活动（正是这种思想活动使其值得成为一名传主，或值得拥有一部传记）上多花一些笔墨，既难成就大的气

象，也不会引发人们的兴趣。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到底要在其思想活动上花费多少笔墨？在我看来，一个传记作家必须充分地呈现其传主的思想，以便能够诠释其行为，但与此同时，也不至于在这方面走过了头，以至于以其系统性的诠释累及叙事，从而对那些对其观念的兴趣小于对其本人兴趣的读者构成了一种理解上的困难。这就是这本书的基本计划。人占据了主要的舞台，而其观念只是为其行动提供了理据。

比较奇怪的是，对于一位传记作家而言，一部自传的出现并非纯然是好事。总体而言，我或许可以斗胆说：一部长篇自传或有助益，而一个短篇自传则只会徒增麻烦。无论如何，仅就揭示其性格而言，休谟短短五页篇幅的自传无疑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但与此同时却也为此后的传记作家增加了重重困难，因为它在事实方面实在太过浓缩，甚至简略。故而，我遂将休谟的《我的自传》作为附录 A 重印于文末，这主要是考虑到那些或许希望将本传与休谟的自传对勘着读的那些细心的读者。

由克拉伦敦出版社 (Clarendon Press) 所出的格雷格编的 2 卷本《休谟书信集》(*The Letters of David Hume*, 1932)，以及克里班斯基 (R. Klibansky) 和莫斯纳 (E. C. Mossner) 所编 1 卷本的《休谟新书信》(*New Letters of David Hume*, 1954) 为休谟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最为重要的信息来源。为了避免在本传中出现过多的脚注，凡所引书信内容可以通过日期或其他途径予以查实的，我都没有标明出处。只要有可能，我都引述原始文献，并且保留了原初的拼写方式和标点符号。一般而言，我都避免采用这些文献 19 世纪的印刷版，因为它们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抄写错误和未经言明的省略。除经注明，所引外文文献均由我自己翻译。而扉页及各章题头的“引言”都出自休谟本人。

我必须要承认，自 1936 年起，我已开始着手酝酿这本《休谟传》，并将我对 18 世纪英国思想的研究从《巴特勒主教和理性时代》(*Bishop Butler and the Age of Reason*) 转向休谟。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休谟一直是我关注的重心，而这一点可由我发表在历史、文学和哲学期刊上的数十篇文章，以及此间所写的一本书予以佐证。《被遗忘的大卫·休谟：好人大卫》(*The Forgotten Hume: Le bon David*, 1943) 可以算作这本传记的前期准备 (a preparative)，因为其公开宣称的目标便是通过描述休谟与其朋友、门生和竞争者的关系来呈现其性格。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学术生涯的中断，则导致了不可避免的延宕——但这似乎

也算情有可原，因为我在约翰逊博士睿智的评论中找到了一丝安慰：“每一件耗时日久的工作，都会因为成千上万个已知的原因和数以万计的未知原因而变得更加旷日持久。”

对于这么一部酝酿已久的著作而言，其作者所应感谢的学者和学术机构必不在少数。并且，当我借此机会只向其中的少数人公开表达谢忱的时候，这并不意味着我对我未曾提到的那些人不心存感激，尤其是参加我在锡拉丘兹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和德克萨斯大学（Texas University）所举办的各种研讨班的各位同学。但我最应感谢的还属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和德克萨斯大学研究院（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Texas）：前者分别于1939—1940年和1945—1946年两度授予我一笔研究基金；而后者则资助我于1950年春季学期进行学术休假，并于1947—1954年资助我雇用研究助手。

“文人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的观念预示着学者之间公开的信息交流，而我也乐于列出一些曾向我慷慨地提供事实和建议之人的大名：他们是德克萨斯大学的R. H. 格里菲斯（R. H. Griffith）教授、奥斯卡·E. 毛雷尔（Oscar E. Maurer）教授、哈里·兰瑟姆（Harry Ransom）教授和鲁道夫·威拉德（Rudolph Willard）教授；麦吉尔大学的罗宾·亚代尔（Robin Adair）；杜克大学的本杰明·博伊斯（Benjamin Boyce）；锡拉丘兹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的埃德温·卡迪（Edwin Cady）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的詹姆斯·L. 克利福德（James. L. Clifford）和诺曼·L. 托里（Norman L. Torrey）；剑桥大学的大卫·达其思（David Daiches）和C. R. 费伊（C. R. Fay）；莱斯大学（the Rice Institute）的艾伦·D. 麦基洛普（Alan D. McKillop）；布林莫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的保罗·H. 迈耶（Paul H. Meyer）；耶鲁大学的詹姆斯·M. 奥斯本（James M. Osborn）和弗雷德里克·A. 波特尔（Frederick A. Pottle）；牛津大学的L. F. 鲍威尔（L. F. Powell）；罗格斯大学的爱德华·路荷（Edward Ruhe）；爱丁堡大学的N. 肯普·史密斯（N. Kemp Smith）。在非学术圈人士中，我特别受惠于苏格兰伯维克郡邱恩赛德（Chirnside）教区的阿尔弗雷德·麦基奇（Alfred McKeachie）牧师，他非常热情地向我介绍了大卫·休谟家乡的风土人情。我同时还受惠于纽约城的医学博士查尔斯·桑代尔（Charles Sandle），他千辛万苦地对证据进行了评估，并纠正了我对于休谟最后一场病的业余诊断。

要列出所有的图书馆，并称颂我所请教过的所有图书管理员的友好合作显然会让这篇序言冗长无比。但是，我必须要特别感谢苏格兰国立图书馆和爱丁堡大学图书馆，以及在其中工作的亨利·W. 米克尔 (Henry W. Meikle)、马里亚特·R. 多比 (Marryat R. Dobie)、威廉·贝蒂 (William Beattie)、威廉·帕克 (William Park) 和 L. W. 夏普 (L. W. Sharp)。除此之外，我还要感谢布里斯托城市图书馆的管理员 W. S. 哈夫 (W. S. Haugh)，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图书管理员 A. N. 芒比 (A. N. L. Munby)，以及爱丁堡市政厅的管理员玛格丽特·伍德 (Margaret Wood) 小姐。

同时，我还要感谢耶鲁大学和麦格劳－希尔图书有限公司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Inc.)，特别要感谢他们惠允我引述“耶鲁版詹姆斯·鲍斯维尔私人文稿”。同样，我还要感谢“爱丁堡皇家学会”，是他们惠允我使用其所辑录的休谟手稿，同时还要感谢“皇家爱尔兰学院”惠允我使用他们所辑录的查尔蒙特勋爵手稿中的“休谟的逸闻趣事”；感谢马克·达尔林普尔准男爵 (Sir Mark Dalrymple, Bt.) 和苏格兰国立图书馆惠允我使用纽黑尔斯手稿 (Newhailes MSS) 的微缩胶卷；我同样还要感谢大卫·耶尔顿－汤姆森 (David Yalden-Thomson) 教授，正是通过他，我才得以接触到弗吉尼亚大学的馆藏。

我特别要感谢我的好友麦吉尔大学的雷蒙德·克里班斯基 (Raymond Klibansky) 和格拉斯哥大学的 W. G. 麦克莱根 (W. G. MacLagan) 教授和德克萨斯沃思堡 (Fort Worth) 的让·霍洛韦 (Jean Holloway) 博士对本书所做的认真仔细的评阅。霍洛韦博士还编写了索引。托马斯·纳尔逊及其子公司 (Thomas Nelson and Sons Ltd.) 的哲学编辑 R. L. C. 洛里默 (R. L. C. Lorimer) 是所有作者所能寄望的最好的编辑；而纳尔逊的 H. P. 莫里森 (H. P. Morrison) 博士和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的弗兰克·H. 沃德洛 (Frank H. Wardlaw) 的广博兴趣证明是催人奋发的。所有研究 18 世纪的研究者都从 L. F. 鲍威尔 (L. F. Powell) 博士那里受惠良多，他慷慨地校阅了本书的校样。对于他，以及对于出版社的打字员和读者，我负有特殊的恩情。

最后，要结束像休谟这样一位罗马式道德家的传记，而不向我得以在其间撰写这本传记的数个地方的守护神致以应有的礼敬，是不合适的。它们分别是位于奥斯汀的德克萨斯大学图书馆塔楼第 24 层的办公室，位于德克萨斯布朗伍德 (Brownwood) 湖畔的大可贺 (Okaga) 旅舍，以及位于新墨西哥州的沙加缅度山

脉 (Sacramento Mountains) 上的克劳德克罗夫特 (Cloudcroft) 的休憩旅馆 (El Descanso)，而其山脚下灼灼其华的白色沙滩，正是原子弹的诞生地。

欧内斯特·坎贝尔·莫斯纳

奥斯汀，德克萨斯

1954 年 6 月

缩写目录及参考文献

馆藏手稿

BL	British Library
EU	Edinburgh University Library
HMC	Historical Manuscripts Commission
NLS	National Library of Scotland
Newhailes	Microfilms of Newhailes MSS deposited in NLS and in University of Virginia Library
PRO	Public Record Office, London
RIA	Royal Irish Academy, Dublin
RSE	Royal Society of Edinburgh
SRO	Scottish Record Office, Register House, Edinburgh

休谟的著作

HL	<i>The Letters of David Hume</i> , ed. J. Y. T. Greig. Oxford 1932. 2vols.
NHL	<i>New Letters of David Hume</i> , edd. R. Klibansky and E. C. Mossner. Oxford 1954.
<i>Phil. Wks.</i>	<i>The Philosophical Works of David Hume</i> , edd. T. H. Green and T. H. Grose. London 1874-5. 4 vols. Reprinted 1964. Scientia Verlag, Aalen.

其他作者的著作

<i>Boswell Papers</i> =	<i>Private Papers of James Boswell from Malahide Castle</i> , edd. G. Scott and F. A. Pottle. [Privately printed.] New York 1928-34. 18 vols.
<i>Caldwell Papers</i> =	<i>Caldwell Papers</i> , ed. Wm. Mure. Glasgow 1854. 2 vols. [VOL. II in 2pts.]
Carlyle=	<i>The Autobiography of Alexander Carlyle of Inveresk</i> , ed. John Hill Burton. London and Edinburgh 1910.
Greig=	J. Y. T. Greig, <i>David Hume</i> . London 1931.
Hill Burton=	John Hill Burton, <i>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David Hume</i> . Edinburgh 1846. 2 vols.
Home-Mackenzie=	<i>The Works of John Home</i> , to which is prefixed an account of his life and writings by Henry Mackenzie. Edinburgh 1822. 3 vols.
<i>Johnson</i> =	<i>Boswell's Life of Johnson</i> , ed. G. Birbeck Hill; revised and enlarged by L. F. Powell. Oxford 1934-50. 6 vols. 2nd ed. Of vols. V and VI, 1964.

- Ramsay= John Ramsay of Ochtertyre, *Scotland and Scotsmen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d. Alexander Allardyce. Edinburgh and London 1888. 2 vols.
- Ridpath= George Ridpath, *Diary*, ed. Sir James Balfour Paul. Edinburgh 1922.
- Rousseau= Jean-Jacques Rousseau, *Correspondence Générale*. Paris 1924-34.
- Walpole Letters*= Horace Walpole, *Letters*, ed. Mrs Paget Toynbee. Oxford 1903-05. 16 vols.
- Walpole Corr. (Yale)= *The Yale Edition of Horace Walpole's Correspondence*, ed. W. S. Lewis. New Haven 1937.